

惊梦灵蛇

徐益丰

—

当旧历的终章徐徐落下帷幕,金蛇仿若携着祥瑞的华光,袅袅娜娜地迈进岁月的崭新篇章。蛇,这一古老且神秘的生灵,于华夏文明的浩渺长河之中,始终占据着独特而深邃的地位。它恰似一条灵动的文化脉络,串联起无数传奇、神话与民俗,在历史的经纬交织间,默默编织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遐想。

儿时,家中长辈总会说起那些有关蛇的古老传说。其中,最令我心驰神往的当属“蛇盘兔,必定富”这一民间俗谚。在那奇幻绚烂的故事里,蛇的狡黠聪慧与兔的灵动敏捷相互交融,二者于田野间嬉闹追逐,最终幻化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彼时的我,总是听得如痴如醉,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幅蛇兔相依、祥和美满的田园盛景。在懵懂纯真的童真岁月里,蛇并非令人惧怕之物,而是承载着美好祈愿的神秘精灵,悄然在我心灵深处播下了一颗满怀好奇与敬畏的种子。

年岁稍长,于书卷的墨香氤氲中邂逅了更多关于蛇的传奇故事。《山海经》里,“腾蛇乘雾,兴风作浪”,其身姿矫健,气势恢宏,尽显上古神兽的威严与神秘;而在《白蛇传》那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中,白蛇白素贞与青蛇小青,化身为“人形”,降临尘世,以一腔深情演绎出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爱恋传奇。白素贞的温柔善良、重情重义,小青的直率勇敢、忠心耿耿,皆在我心中铭刻下深深的印记。她们与许仙在西湖畔的邂逅,宛如春日里的一场杏花微雨,诗意而浪漫;而其后的种种磨难与波折,又似秋夜中的疾风骤雨,令人揪心叹息。这段人蛇相恋的故事,不仅让我领略了爱情的坚贞与伟大,更使我体悟到了蛇这一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情感与人性光辉。它可以如春日暖阳般温柔慈爱,亦能似冬日霜雪般冷酷决绝,其复杂多面的性格特质,恰似人性的一面明镜,映照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

蛇,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生物,自远古蹒跚走来,历经岁月的沧桑巨变,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如今,当我们伫立在现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回首遥望那蜿蜒于历史深处的蛇影,或许应以更为包容、理性与敬畏的态度去重新认知它、理解它。

二

星期六的夜晚,在静谧的时光怀抱里,我起初沉醉于书本的墨香世界,继而又被电视屏幕中的光影魅惑。不知不觉间,倦意如潮水般悄然袭来,我竟缓缓地陷入了沉睡之中。

梦境之中,一幅奇异而惊悚的画面霍然展开。我惊觉自己的腋窝之下,紧

紧地夹着一条蛇。那冰冷且滑腻的触感,令我下意识拼命地夹紧双臂,妄图将它困住。腋窝处,一阵又一阵刺骨的冰凉肆意蔓延开来,我满心惶恐,全然顾不上蛇头是否正处于腋窝这危险的境地,只是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重妻子:“蛇头在哪里?”然而,回应我的唯有无尽的寂静,妻子的声音仿若被这梦境的黑暗无情吞噬。就在此时,那腋窝中的蛇缓缓向下滑动,我心急如焚,想要再度夹紧,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条蛇竟如鬼魅一般,从我的腋窝径直飞走了。

我心中猛地发出的一声尖锐无比的惊叫。醒来的那一刻,我只觉魂魄仿佛都已离体,而身旁的妻子更是被吓得冷汗涔涔。我下意识地看向时钟,才凌晨2时。我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方才那离奇的梦境。

回想起这个奇异的梦,思索着那条神秘莫测的蛇,内心深处不禁涌起阵阵关于人生的感悟与喟叹。在翻阅往日剪报之时,偶然间发现了有关天下奇蛇的资料记载,这才知晓,原来世间竟真的存在一种会飞的蛇。

在遥远的非洲鲁伊马河流域的一块广袤大草原沙地之上,有一种无毒之巨蛇,它甚至能够直接从一片草丛之中凌空一跃而起,腾飞至三四米之高,捕食那些在空中展翅翱翔的小鸟。而在马来西亚等地的深山密林之中,也有一种具备飞行能力的蛇类。当它渴望从这一棵树梢飞向另一棵树时,便会将身子全力绷紧,同时将腹腔部位巧妙地弯曲成凹状,凭借着这般独特的姿态,它便能自如地在树木之间穿梭飞行,精准地捕食微小的昆虫。

小时候,外婆曾轻声对我说过,倘若一个人时常梦见蛇,那是吉祥的征兆。此刻,万千思绪在我的心间汹涌澎湃。无论这梦境究竟是吉祥的象征,抑或好运的隐喻,归根结底,这都不过是人类内心深处本能的一种美好愿望,一种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罢了。

在这漫漫的人生旅途之中,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本事与本领。就如同那会飞的蛇一般。

而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倘若被惰性所侵蚀,陷入依赖他人的泥沼,或是一味贪图享受,那么所谓的“灵长”之名,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人类的生活,并非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满足,更有着丰富而多元的精神世界。我们怀揣着理想,饱含着情感,珍视着尊严,恪守着道德底线,同时拥有高尚的情操与雅致的情趣等。

就在我失眠、沉浸于这个梦所引发的浮想中时,窗外传来清扫车悠扬的音乐声。我抬眼望去,时针已指向早晨6时。我缓缓起身,深吸了一口气,而后,

带着对新一天的期待与憧憬,正式开启了这一天的生活、工作与学习之旅。

三

蛇,作为无足爬行动物的统称,归属于爬行纲有鳞目蛇亚目。其周身满覆鳞片,此乃爬行类生物共有的典型特征。蛇类在食性上皆为肉食主义者,于自然界的食物链中占据特定的生态位。

当下,全球蛇类的种类繁多,已达3000余种,它们形态各异,却又有着共同的显著特征——身体呈细长状,无可灵活开闭活动的眼睑和耳孔的构造,不存在四肢,周身仅被鳞片严密包裹。这独特的身体结构使其能够灵活穿梭于各种复杂环境之中。

在蛇类族群里,部分蛇种身带毒性。毒液是它们在生存竞争与捕食过程中的有力武器。然而,大多数蛇类并无毒,它们凭借着敏捷的身手、巧妙的伪装以及独特的捕食技巧来捕获猎物,繁衍生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文化序列里,蛇亦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其中独特的属相,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在岁月的长河中与人类的文化、习俗相互交融,留下了诸多故事与传说,成为人类文化记忆中一抹独特而神秘的色彩。

蛇,在自然界中,是生态平衡的重要守护者。它们以鼠类、昆虫等为食,有效控制了这些害虫的数量,促进生态环境的稳定。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蛇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被挤压。森林的砍伐、湿地的破坏、农药的滥用,皆让蛇类的栖息地遭受严重的威胁。加之一些人因无知与偏见而对蛇进行捕杀,使得蛇种的数量减少,有的甚至濒临灭绝。每当念及于此,心中便涌起一股深深的忧虑与痛惜。这些古老的生灵,自远古时代便与人类相伴相生,它们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珍贵礼物,亦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又怎能忍心因自身短视与贪婪,而让它们在岁月长河中悄然消逝呢?

值此蛇年新春,我由衷地期望,人们能够摒弃对蛇的恐惧与偏见,以一颗敬畏之心去重新认识和了解这些神秘的生灵。愿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同时,能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为蛇类以及所有野生动物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存家园。让那蜿蜒于山川田野间的蛇影,不再是恐惧与危险的象征,而是成为大自然生机与活力的生动写照,让古老的蛇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化作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引领我们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希望之木

宋扬

木曾带给我们希望。

我的第一张弹弓,来自我家自留地田埂上的女贞树。女贞木质硬扎,其三级、四级树丫上的疙瘩明显式微,且树丫多为大写的“Y”字形状,简直是不遑多让的弹弓柄首选之材。我拱起钻进密匝匝的枝叶间,寻找粗细适宜又“Y”得最正的那根。找到后,掏出从母亲的针线匣里剪的细麻绳,把“Y”上的两只耳朵轻轻捆起,等“Y”上面的“V”长成“U”,就可以砍下来,剥皮,做弹弓了。

小时候,缺少柴火,每到秋冬,几乎所有稍大一点的树的枝丫都被剔了个精光。当然,我们小孩子眼中的宝贝——女贞树也不能幸免。此时,用黄荆做弹弓,是一种聊胜于无的选择。黄荆的枝丫为三叉戟,掰掉中间的小枝,剩下程序等伺侍弄女贞。用黄荆做的弹弓用不了多久,因为它不如女贞板扎,水分又重,一旦水分全失,手柄就会开裂。

木的好坏决定一张弹弓的好坏。一张好弹弓能聚拢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而我的父亲和母亲则对我家竹林旁的那三棵桉树充满了期待。

与大伯分家后,我家需要打一些家具,那三棵一抱粗的树成了打家具的唯一盼头。有一天,李二木匠被父亲用好烟请来了。对付三棵桉树,李二木匠有的是办法——剥皮用斧,改料用锯,找平木板用刨子,给板子打榫卯用凿子,抛光还有砂纸。

那次打家具,母亲果断放弃了当时惯常的给家具周身涂黑漆的做法,只让李二木匠给它们刷了一层薄薄的清漆。现在看来,母亲在那个年代的审美已有了朴素的超前意识。生产队开会时,家家户户都各自扛长凳子参会。我家的新凳子在一众黑不溜秋、的凳子中尤其显眼——木纹清晰可辨,小家碧玉一般清新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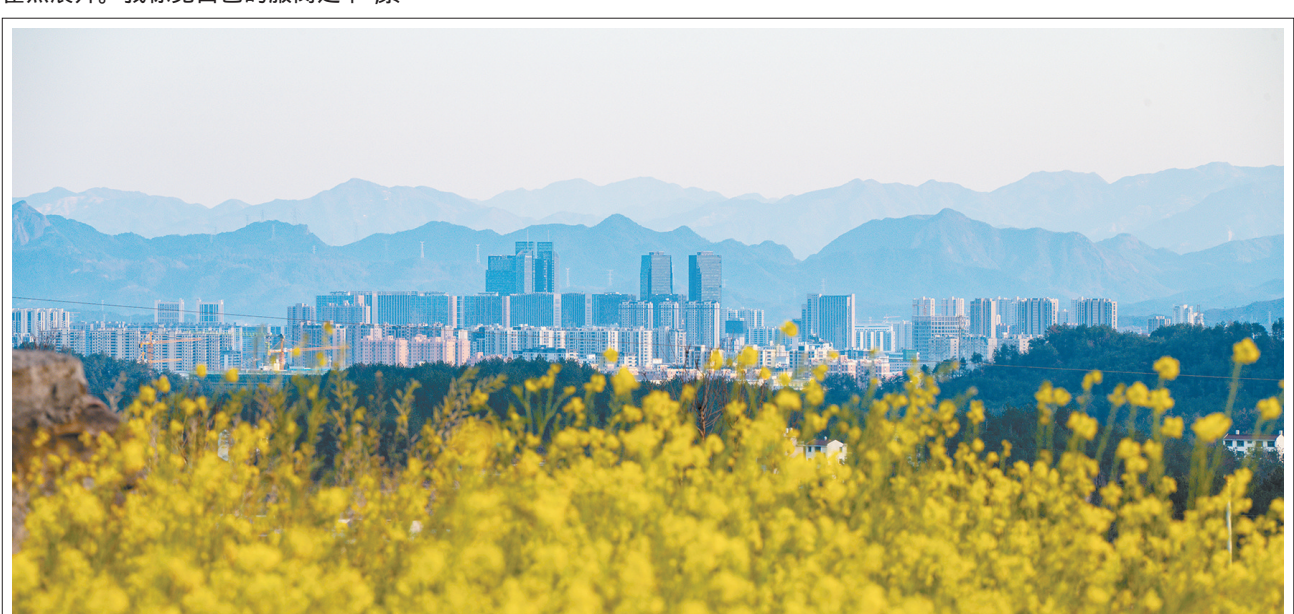
我家的新家具中,那张四方小桌是最耀眼的存在。彼时,村上人家大多都只有一张大的八仙桌,配四根长条凳。父亲、母亲、我、妹妹,我们一家四口用一张小的四方桌和四根短凳,刚刚好。

父亲那时当村长兼民兵连长,母亲是妇女主任,村上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要开干部会了,父亲就把那张小四方桌从厨房里端出来,几根独凳摆开,桌上再泡上几杯老茶。经年累月,村上其他人家的黑漆八仙桌大都藏污纳垢,与之相比,我家的四方桌不显油腻,泛着清漆的亮光,看着真是光鲜洋气得很。

后来,父亲买回一个水磨石的圆桌,固定放在灶房里当饭桌。那个小方木桌就成了我的书桌。把小方桌当书桌,我是接了江水哥力的。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父亲的干儿子——江水哥高三补习借住在我家。江水哥学习时,我也在那张书桌前装模作样地看书写字。江水哥后来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有了大出息。我们尚在老家时,每年腊月二十九,江水哥必来探望我们。他说,父亲的书桌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恩。

也可以说,我之所以能像江水哥一样通过考学走出农村,与在躲进“厅房”成一统的书桌前读书不无关系。父亲或母亲每次推开房门看见我正在桌前用功看书、写作业时,总会轻手轻脚地退出去,再把门轻轻带上。书桌俨然成了让我远离农活和家务的“免死金牌”。只要看见我在学习,父亲和母亲的眼神就是欣慰的,他们期望着我能够像江水哥一样有大出息。



油菜花开 俞荣建 摄